

固安文獻志

新會梁啟超署檢



民國十六年冬十一  
月固安公署印行

徐內總統川

賀培新敬題



賀培新敬題

國原君先生川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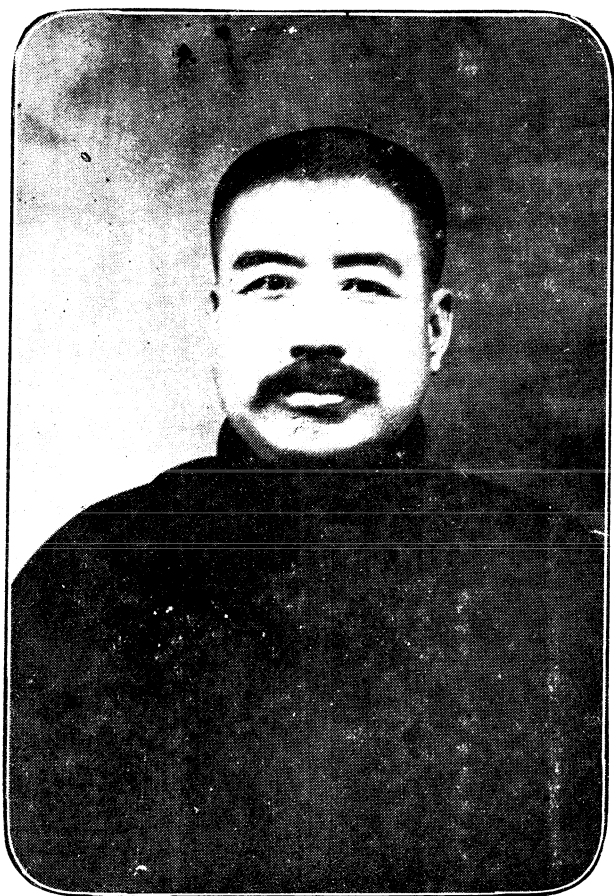




固安高棗坡先生小像



固安曹硯齋先生小像



固安楊淑皋先生小像



固安王安諭齋先生小像



固安賈冠英先生小像



固安賈瑞孫君小像



固安文獻志序

固安賈君：玉篋承其文獻

志摛著于卷，孤先而集二十卷

其餘稊稿尚多，則付以次孳梓

焉。免斥采為重，宜又裁乞并

之方其文辭之業亦最難於史也

其才而甘其苦其學子未可也其學子

而甘其苦其學未可也其學未可也其學

後可以之史然史之範圍至廣

其體係上至繁目錄家強為類



外要示之以法其體而為其變  
吾獨以國史方志義例雖有  
廣狹而體用則無以異其史  
必取材於方志其方志則國史  
其徵於方志者國史之一體也

孔子作春秋取百二十國之實  
書為之太史公書乃以春秋  
侯史記為恨百二十國及春秋  
憾法侯史記古及古之方志也  
戰國以子夏著其國其史春秋

天下度青建里郡孫惟皇帝  
君史良郡物世之因之正史以  
錄乃世鄉遠故之其人主謀為  
一姓家譜皆此以方志世徵人記  
筆者其自由於者與趙宋以降

漸耳方志之化其傳於世考證  
安志與郡志建康志物類志  
檇爲良世取法建昌明治各  
川者剡修物志亦是方志之  
化通海內或百年或數十年

輒以孺德之末流為教者乎  
制善者成其書多艱難善  
者生於俗儒牧之之可以能  
證何者百不一見者之言者  
不與神到也近時省志惟二氏

湖州志黃氏畿輔志州孫氏

有陸稼書雪堂志魯通甫題

州志記述翔之矣有法學子共編

之然上臨安吳郡諸志源垂

可之予班陳范相去猶遠

王公擊南先生以一代人文宗  
匠牧海峽二為撰海峽風土記  
乃以司馬氏班氏之才孺孺瀆  
致搜文二事之能多一節亦區區三  
數如物中架招坡稱雲書志以

未嘗不慨過之者君玉師松  
坡為先生再傳弟子博極

羣書之元心故其考何固安文

後墜因致之訪求物中亦不

諒故供意中披覽謹觀以來



法史百氏稱良雜記苟亦文類  
有徵靡不釋記而藝文類聚  
初學記法類書可致撰文考二  
攝撰其遺積十餘載而成是編  
其功力免獨深於著書體例中

於先輩者又獨言直學之業  
富者昔之捐一方文藝者不伴  
也君玉為國定先生之學苟能  
以先生之文為先生之方志則  
以爲雖不必與海內記相疑

二必盡出近代諸方志之上  
免私其文致志先聖先固  
安王志之早出殆亦為初而  
傳之有津徐興名撰之書



--	--	--	--	--	--

余外舅 貴筑李蔭舟先生清同  
治中官永定河道十年不遷而功  
德在民其民至今思之先室李夫  
人生於固安縣之道署且長烏恒  
為余道固安事每欲偕余一訪其  
幼所釣遊處人事庶：卒虛夙約

而夫人已長逝矣

賈君玉先生纂文獻志以初刻校  
本見示讀竟起懷舊之蓄念烏其  
書取材豐而覈在方志中獨翔新  
體不朽之業也戊辰秋梁啓超



固安文獻志敘

我固安土厚水深風俗醇樸士生其間者率多篤行君子不汲汲於辭章之末又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標榜聲華之習故昔先正之流風餘韻往往以故廬莫訪遺箸無存不數傳已胥歸澌滅者士論惜之而過激者又謂士先器識後文藝以張壯武之治聞博物學爲國華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則多文不如少文且有文不如無文之爲愈矣是又不然惟文與獻風化攸關杞宋無徵宣尼致慨自有載籍以來大而瀛寰中而郡國小而鄉縣披輿圖攷禮俗未有不以人物爲中堅者也我邑舊志囿於見聞所載人物自魏晉以訖明清寥落似晨

星明滅如朝露蓋蒐集之人少而漏略之事多士風之醇樸在此士習之簡陋亦在此吾同邑友賈君君玉竊有憾焉邇年因事來京嘗就商於余慨然以網羅散失拾補闕遺爲己任時前邑宰當塗徐性初大令方擬開局縣署召集紳衿重修新志特邀余董其事余首薦君玉爲總纂徐君然其說即躬訪君玉招飲暢談定議剋期舉辦會直皖軍事起戎馬倥偬我縣適當其衝徐君旋以勞瘁卒于官修志事遂寢君玉於是就館津門余畱滯京師亦以教讀爲謀食計荏苒六七年前事已惘然若忘矣客歲杪君玉忽馳書來以固安文獻志藁若干卷見示謂數年間館課之暇見典籍之有關鄉邦故事者輒從事纂輯積久



編成十許冊名曰文獻志其地理河流古蹟藝文金石各門亦將繼續排纂今因同人集資擬先以此編付印特請余爲敘以行之並深自謙抑比之左太沖之以三都示立晏烏虜立宴重望余曷敢承第披覽全編不禁深嘆君玉用心之勤立志之篤如編中所載魏之劉驃騎唐之燕國公漢陽王五代之曹給事明清間之賈正卿等諸先正皆古今人物之卓卓者乃舊志從未道及君玉獨一一爲之詳徵博考補入編中又其於楊太僕之殿試策得之則喜極欲狂於蘇中丞之寒邨集不得則引爲大感其敬恭桑梓闡發潛幽之意爲何如其誠且摯也烏虜君玉亦篤行君子厚重簡默未肯輕爲標榜者今竟於吾鄉之佚

聞墜典搜采不遺餘力而吾鄉文獻遂胥託君玉而存是君玉即吾鄉莫大之文獻矣炳燭數明獲覩此作償我夙願何幸如之况新志全編轉瞬歲事以六七年前擬集衆力分纂合編之鉅製君玉乃一旦以獨力成之是尤非具特殊之器識深得尊聞行知之達愷者不及此烏庠志即史也吾國正史自晉唐以來皆開局編纂而卒推馬班陳范爲獨有千古者亦正以衆力所爲不若獨力所爲之精且粹爾君玉勉乎哉麟角鳳毛獲觀已快而大文炳蔚仍望全豹之早窺也謹此引咍尙希終奏敢洗下里巴人之耳卒聽陽春白雪之音戊辰春二月笠園絜爰

高潤生敘

# 固安文獻志序

固安亦畿南一都會川原沃衍風俗樸厚自張壯武而後代有聞人予於民國十六年秋杪來攝縣篆適值兵事俶擾鄰氛不靖之時拊循安集之不遑更無暇問及文事矣縣儒賈君君玉寄示所著固安文獻志稿採輯古今書籍都一二千種考逸鉤沈門分類別昔人事蹟已經湮沒及紀載錯誤者概行搜補訂正積十餘寒暑始得脫稿當此舉世競尙新文化國學淪喪之時君玉獨能於鄉邦文獻網羅於業經放失之餘孜孜矻矻鏗而不舍非所謂篤古自信守道不渝之君子人歟客冬擬議釀資付印今將次第工訖予喜固安之遺聞軼事得託茲編以再

傳並嘉君玉用力之勤且摯也爰弁數言於簡端以誌不朽云  
中華民國十七年春三月固安縣知事豐寧謝桐森序

# 固安文獻志序

吾縣志明以前不可考雖有存目其書無徵故斷自鄉先哲蘇右都志皋翔修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嗣後迭經修補由康熙五十三年甲午迄咸豐五年乙卯一百四十餘年至今又七十七餘年文獻放失久矣有明一代吾縣人才稱極盛清康雍後稍衰歎嘉道咸同幾無人焉豈盛極之後難爲繼歟或河流變遷地勢隨之移轉堪輿形法之說果有徵歟抑天運循環盈虛消長盛衰倚伏之理固如是歟舊志訛誤遺漏沿襲已久李警院天翼其名附見金史循吏傳事蹟具元遺山中州集甚明舊志列入隱逸今祀鄉賢祠稱元逸民李天翼舛已成豐志以于

襄勤爲于清端且曲加註解謬戾更屬顯然居嘗考舊志明代  
人物事實覈以明史及陳氏鶴明紀夏氏燮明通鑑間有舐牾  
輒擬鉤稽考訂劄記用備遺忘民國三年甲寅入贛後簿書鞅  
掌奔走匡廬庾嶺間舊業閣置十五年秋季旋里歲行一周蟄  
伏鄉閭寇警俶擾訖未安居今春同學友賈君君玉寄示所撰  
固安文獻志數冊函懇商訂一再往復君玉用心之勤篤荒落  
如予何能有所貢獻竊喜吾縣數百年後文獻之遺軼者錯誤  
者經君玉多方釐正搜補網羅墜失如珠之還如劍之合日重  
暉而絲就緒也非學識充裕博稽詳考而又歷以歲月烏能訂  
正昔人積久之闕失乎哉光緒三十一年冬予與君玉同研席

於保陽毛方伯署中時時過從譚菀三十三年夏京邸分袂今  
二十又二年矣滄桑世變如奕碁然學說遷流日新月異君玉  
獨於舉世波靡之時留意鄉邦文獻用力幾二十年不憚勞勩  
輾轉假借鈔撮審察始克成書其勤劬可謂至矣民國十四年  
秋友人議續修縣志因循未果今君玉此編先出將來修志得  
爲藍本寧非快事予猶望君玉卒成之以竟全功庶幾吾縣志  
乘垂諸永久可無疏陋之虞邇來近畿縣志先後增修者如文  
安霸縣房山獻縣皆次第刊行君玉之文獻志適於今春付印  
天下事固有因一時風會所趨而功成業舉者著書亦然宋理  
學清考據當其盛時述作蔚起何止汗牛馬充棟宇耶君玉其

勉之予且拭目而觀新志之成也

民國十七年戊辰夏五同學弟曹樹殷書於則廬



固安文獻志序

賈君以通今博古之才守先待後之志著吾邑文獻志一書以存梓鄉之掌故而揚前哲之幽光甚盛軌也使君出其艱卓之功精銳之力師韓蘇之宏著效李杜之苦吟日課一詩歲成一集則研精抽祕以抒其才鬪韻競奇以炫其博豈不舉世奉爲詞宗稱爲詩伯使文人學士齊拜下風哉然而鉅心鏤肝無關宏旨吟風弄月僅表才情比陸放翁之集著劍南仿白香山之詩編長慶以言風雅誠風雅矣顧祇揚一己之才華未表先賢之矩矱規模度量尙或未閱君則於一切文詞不輕命筆獨毅然留意於鄉邦文獻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求往籍勿厭煩勞

上自漢魏下迄明清凡有一事之可記一節之足錄靡不揭櫟於篇志其概略屬草已成者凡若干卷尙友論世至詳且備使千餘載湮沒弗彰之事之人一旦表而出之開志乘之新紀元其有功於桑梓亦云偉矣至其識見之高卓議論之明通不僅合於史筆之體裁且足徵其居心之忠厚吾有以知賈君世澤之長子孫得永食其報於無疆也抑尤有言者吾族祖駙馬都尉明宇公與君之族遠祖孝子正卿公以道義相施報見稱士林爲後世矜式今憲與君復以文字結契同沐先人之餘光累世通家非偶然矣附綴數言以誌吾幸民國十有七年歲次戊辰秋八月朔同里楊憲淑泉甫序

# 固安文獻志序

吾縣輿地舊隸范陽與涿郡本境人物往往因汎舉郡望

如張氏最

爲本縣巨族而隋唐以來多祇稱范陽張氏之類

以致籍屬莫定非一縣所得專或乃書史

明有可徵

如唐燕國公張說本貫方城之類

而孤陋相承從古無人省錄此舊志

於鄉邦文獻每歎多所闕畧而深心世道者所欲掇拾舊聞以補史乘之不足保人文於不墜者也同年友賈君君玉嗜學好

古日手一編少日最受知於當代耆儒豐城毛實君先生

先生愛才

若性命官直隸布政時甄拔吾縣士十餘人致之藩署儲才館尚義亦忝預焉而君玉最爲先生器重故君玉亦相從數省侍杖履者逾十年

中年後

更假館於元首弢齋徐公所課其子姪以至於今其文學品望

冠絕等倫素抱修輯縣志之心今先纂成固安文獻志若干卷

於古今載籍瀏覽不下數萬卷廣摭博採集爲此編可謂殫見  
沿聞博物君子矣從茲吾鄉諸先哲潛德幽光煥然彪炳實可  
與縣志並行如通鑑之有長編諸史之有紀事本末焉屬稿未  
竟因尙義忝在至好寄與參閱適合肥李公海荃宰吾縣見之  
歎爲奇才欲公諸世遂攜往都門付印時值國奉戰役事致中  
綴輟今縣長熱河謝公仲魯下車伊始聞余道及是編慨然相與  
籌集鉅資俾付剞劂此後吾鄉數千年遺聞雅故一展卷而瞭  
然匪公毅力主持曷克觀成有日縣中諸同志僉以序文屬諸  
尙義尙義十年來息影故園近雖再承乏縣中教育事而學殖  
荒落譴陋不文其何敢以蕪詞妄綴簡端惟念與君玉篤好近

三十年心理之觀感互相印照是稿實由余手轉出故詳爲述之夫時當國人醉心歐化潮流盪演波譎雲詭競尙新奇君玉獨能不爲社會左右寢饋故簡陳編於鄉先哲之嘉言懿行流風餘韻不欲其一字之遺輯錄大率出舊志之外蚤夜神往唯有古人則其蘊於中者爲何如耶嗟乎一邦之文物典章要爲一邦之精理神髓元氣所在風化攸關天地常存古道人心終當不死甚願君玉闡發班馬宏願將來更續成吾縣新志則太上不朽之功尤爲邦人君子所馨香默祝者也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冬十月同里年友王尙義裕齋甫序



同學友賈君君玉撰固安文獻志成爲賦長句

同學弟曹樹殷

吾邑方城故屬廣陽國漢志紀述禡且詳後來改置訖莫定轉

隸幽州涿郡與范陽固安之粟名天下尊羹羊酪同荒唐胡梅磧註通鑑

固安之粟天下稱之兩漢西晉北魏固安俱治易水今易縣境亦作故安故胡註云然吾邑本漢魏以來之方城縣隋開皇六年改名固安沿襲至今平陸無山自古不

也產粟志乘失修歷年久文獻遺軼無由彰吾友賈君篤嗜古劬

志博學聖所臧網羅及今二十載搜求金石兼縹緗鉤沈考逸

訂闕誤珠還劍合恢精光一旦殺青甫脫稿洵哉敬恭維梓桑

憶昔與君接研席保垣薇署儲才良爾時輩流劉與李唱酬更

叠紛翺翔南豐劉班侯超開縣李範之大防同客豐城方伯署時有唱和之作自經滄海屢變易分飛勞

燕天一方君今箸書志鄉國千秋盛業名山藏懷人感舊敦夙  
好切劇高誼何時忘



固安文獻志

銜名

前

大

總

統徐世昌鑒定

光緒丙午科優貢生前公府祕書廳編書員賈廷琳編纂 君玉本縣南趙各莊人

光緒己丑科進士翰林院檢討 前江南通道監察御史陸戶科給事中 高潤生參訂 蘇坡本縣渠溝鎮人

光緒癸卯科舉人前江西九江蓮花等縣知事曹樹殷參訂 硯齋本縣中公由人

光緒壬寅補科優貢生 前江蘇金壇宿遷等縣知事現國民政府財政部一等科員 楊憲參訂 淑舉本縣人寄居江蘇

光緒丙午科優貢生本縣教育局局長王尙義籌印 喻齋本縣大楊家府人

民國己未高等學校畢業生本縣教育局辦事員賈士魁校勘 冠英本縣南公由人

民國辛酉京師法政學校肄業生賈錫琛採訪 瑞孫本縣南趙各莊人



# 凡例

一吾鄉風俗樸僂自清代來縣中無一世家巨族故境內藏書家絕少欲問鄉邦故實每苦於文獻無徵宋馬貴與有言生平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寶錄具存儒先之緒言未遠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故此編以摭採關於縣中故事爲主一以存梓里之舊聞一以昭一方之信史俾文獻不至日湮竊所深幸

一江文通謂修史之難無過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修郡縣方志與修國史諸志其難略同欲求方志之翔實而典核非先將一方之遺聞雅故薈萃成

書以備甄採不可此編於古今載籍但有相關各事宏纖巨細登錄靡遺庶幾數典忘祖之譏冀或稍免

一明史藝文志載有程敏政新安文獻志一百卷朱睦㮮中州文獻志四十卷李濂祥符文獻志十七卷此外府縣志以文獻名者尙六七種顧諸家方志以文獻名者雖多迄今並未見一刊本流傳既無舊例可尋等於例自我創孔子言夏殷二代禮致慨於文獻之不足徵說者謂文典籍也獻賢者也典籍考之於古賢者證之於今往事摻羅燦乎備列亦如通鑑之有長編諸史之有紀事本末焉或乃以蕪濫譏之則在所不計

一自清阮文達撰國史四傳創爲集句體取各名人之事狀碑誌集而爲傳無一語無來歷尤足徵信來茲光緒初繆筱珊氏纂順天府志即沿襲其體而於我縣人各事攬摭尙多未備此編於諸先正嘉言懿行就所及見之書按條臚列且詳載撰書人名以爲將來修志撰集句體之嚆矢其有書爲目所未見及多年加意尋訪終未得見者均付諸闕如

一廷琳自弱冠後假館南北數省今已逾三十年於故里情形曹多未識且質性樸闇掩卷輒忘惟歷年所假館之主人如豐城毛質君師南皮張筱帆中丞及今府主天津弢齋徐公所皆富有藏書琳琅滿目而年來所自購藏者亦數十巨簾

披覽之餘手自繕寫又間往京津各圖書館借閱摻書不下數萬卷始克集爲此編雖挂漏尙多然補缺拾遺期諸異日一我縣有明一代科名仕宦號爲極盛此編所登載每有爲其後裔所不及知者然亦有諸家子孫迄今或幸存其遺書傳狀爲廷琳所不及知亟待表章者乃數年中函札紛馳竟無二三家以相鈔示又未見縣人一種著述在市肆流傳昔章實齋嘗謂修志者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無力闡揚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然竊謂仕宦顯赫者採訪其遺事尙難爲甕牖窮簷之士立傳空談豈能秉筆顧瞻桑梓良用歉然

一我縣舊志創修於明嘉靖季年蘇中丞志臯其自叙有云吾縣歷世以來不知何故曾未有爲之志者然考明初文淵閣書目有固安新舊志二種又固安圖經見於宋太平御覽所引則固安之有志亦已久矣特世乏傳本故中丞偶未知耳以中丞之博雅宏通尙不免百密一疏何況末學後生耳目聽觀有限糾謬補遺是所望邦人君子





固安文獻志卷一目錄

耆舊事彙

魏

劉驃騎放

晉

劉宗正許

劉驃騎次子

張司空華

上祀鄉賢



固安文獻志卷一

天津徐世昌鑒定

縣人賈廷琳謹編

耆舊事彙

山川清淑。誕毓英賢。有人則郡邑爲之增榮。無人則川  
原因之寡色。故稽一方志乘者。莫不首以一方人物爲  
先。時閱千年。即一邑一里之人。其與草木同腐者。已無  
量數。惟英偉不世出之人。則歷千載而奕奕如生。然則  
人之所以不朽者。蓋有在矣。固安人物。以晉司空張華  
爲稱首。考晉初諸臣列傳。幾無不有司空之遺事。雖慘  
遭家禍。而子孫蟬嫣繼起。焜耀簡編。於以歎忠蓋名賢

之世澤。其垂貽遠矣哉。前乎司空者。則爲曹魏時劉驃

騎放。

固安舊志失載

世或以召還司馬宣王。肇魏室禍譏之。然悠

謬之口。亦何足憑。且其人文學優裕。吾鄉人物。最古見於載籍者。莫之或先。又此編鈔纂。特以備一方之掌故。而一方古今生才有限。難事苛求。茲故以劉驃騎父子居首。張司空繼之。以逮於清末造。所疚歉者。於鄉國名賢。不免尙多掛漏。一則囿於耳目聞見。一則苦於文獻無徵。所望踵事摻羅。責在吾鄉。繼起君子。至若唐之燕國公張說。其生平遊處。確爲吾縣人。漢陽王張柬之。身雖不居本縣。而溯其方城本貫。每每數典不忘。又若

五代晉之給事中曹國珍。元之定興令宋著。明清間吾族祖之賢孝賈三槐。皆吾縣人物之卓卓者。乃舊志於諸人均未曾一字道及。殊爲遺憾。廷琳今一一爲之詳徵博攷。載入編中。語曰。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續。有志之士。緬吾鄉先正之大有人在。所宜感奮興起。勉希前修。勿自囿於一隅。而使吾鄉多數之賢哲。獨昭垂於志乘也。民國十四年秋月。縣人賈廷琳謹識。

魏

劉驃騎放

〔三國魏志〕劉放本傳。劉放字子棄。涿郡方城人。漢廣

二字据通鑑胡三省注增

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代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

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

簿記室。出爲郃陽祿祔設音都活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

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文帝即位。放資轉爲

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

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

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

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

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

破之。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

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

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



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

詔命。遂免字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

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

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篡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篡見。驚曰。上不

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

得入。權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臣松之

以爲。孫劉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

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

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

能。磨也。莫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

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

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敬侯。子正嗣。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旣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又魏明帝紀裴注引漢晉春秋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閒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閒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

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又魏明帝紀。裴注引魏略。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

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

又魏三少帝齊王芳紀。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六年八月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又魏辛毗傳。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

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

胡三省注。鄆縣漢屬沛郡。

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譙郡。或曰贊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為官名。蓋魏武霸府所置也。

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

文帝即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明帝

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

胡注。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

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

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

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

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胡注。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茲。非若早聞忠言。自

覽萬機。外以示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露而不可掩矣。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

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

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

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

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敗官之敝。當

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

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有專吏之名也。胡注。專吏謂專任放資。帝不聽。胡注。自此



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心。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以誤。帝託孤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事。

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

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眞之子。肇休之子也。帝

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

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胡注。殿中

晨。棲於樹上。因謂之雞棲樹。獻肇指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纂魏之機。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放資懼有

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

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

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

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考異曰：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爲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尙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

唐徐堅初學記：漢武置中書。有令。有僕射。至魏武置祕書令。魏文改祕書令。左丞爲中書令。又置監一人。當僕射之職。首以祕書右丞孫資爲中書令。左丞劉放爲中書監。歷晉宋齊梁陳北齊後魏。皆置中書監。位在令上。隋室諱中。依周官改爲內史。

晉書荀勖傳武帝將廢賈妃勖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勖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

廷琳按劉驃騎以力勸明帝黜燕王宇等且請馳召司馬宣王論者謂魏室之禍兆基於此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諒哉咎固無可辭矣雖然以司馬氏之梟雄而燕王宇等皆庸駑常材欲令其西歸長安靖共臣節此何異以斥鷃之力欲以困大鵬之翼哉卒致祚絕當塗運隆典午廢興關鍵豈盡由驃騎一言觀於宣王馳至明帝謂曰死尙可忍吾忍死以待君則召還宣王實出明帝之本意論者專以歸罪驃騎過矣蓋驃騎專政日久缺望者多遂不免爲衆

矢所集。陳志謂譏諛之聲。每過其實。蓋承祚時代與驃騎相接。聞見較真。亦不以爾日悠悠之口。爲盡可憑也。

劉驃騎遺著

今存詔一首 奏一首 書詔可考者三首

以太尉司馬懿爲太傅詔

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道一作履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旣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尙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且爽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

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周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

右見三國魏志曹爽傳裴注又魏志齊王芳紀

奏停賣胡粉

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右見唐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引魏名臣奏

爲王松答魏太祖書

與征東將軍滿寵書

召還太尉司馬宣王詔

右三首見魏志本傳均失傳

附錄

〔晉張華劉驃騎誄〕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疎。風凜凜以翼衡。雲霖霖以承蓋。旒聯翩以飄颻。旌繽紛以奄薄。

見藝文類聚四十六

晉

劉宗正許

〔三國魏志劉放傳裴注〕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

生放子。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爲越騎校尉。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諧。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齧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晉百官名。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晉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解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附錄

〔晉張敏頭責子羽文〕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呂戲之。并呂嘲六子焉。雖呂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呂精。造我呂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擖光。雙顴隆。



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奉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曰當笄。帔曰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于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曰

榦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澗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曰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于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曰受性拘係。不閒禮義。設曰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曰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曰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

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曰。養性。誨爾曰。優游。而與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嘗吃無宮商。或疋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驥世說注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齧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池抱甕。難曰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飢蠅。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煎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

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見世說排調篇注  
又藝文類聚十七

### 張司空華

〔晉書〕張華本傳。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翮翹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罾罟。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苙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鷓鴣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鷓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

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壞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眞。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潛與

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旣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苟助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閒隙。

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聞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



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轉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

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蹕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

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一作荷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

恨之。形于言色。謚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闔力耳。華曰。今天下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頌以

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尙書事。後又求尙書令。華與裴頴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

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

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華曰。此必虵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虵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



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

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曰。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惑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

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

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

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遑。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遑。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

太子舍人。

按張輿善書見梁庾肩吾書品論下之中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陵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

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固安文獻志卷二目錄

耆舊事彙

晉

張司空華

中





固安文獻志卷二

天津徐世昌鑒定

縣人賈廷琳謹編

耆舊事彙

晉

張司空華 中

〔晉書武帝紀〕太康三年春正月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又惠帝紀元康六年春正月。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夏四月癸巳。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頡皆遇害。

又天文志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占曰。三台爲三司。其後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六年六月景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案占曰。以亂伐亂。是後趙王殺張裴。廢賈后。

因自篡盜。以亂伐亂之應也。

宋敕編太平御覽引  
臧榮緒晉書略同

又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坼。太白晝見。占曰。台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妖星見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是月趙王倫斬司空張華。

又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於畢昴。占曰爲兵喪。後趙

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天下從此遘亂連禍。

又律厯志。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又樂志。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

又五行志。武帝太康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是時帝納馮統之閒。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又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太子見殺之罰也張華閤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縊殺太子也永康元年五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四月張華第舍颺風起折木飛縉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

太平御覽引臧榮緒晉書略同

又刑法志是時侍中盧璉中書侍郎張華又表鈔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

又后妃傳武悼楊皇后咸寧二年立爲皇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因宣言太后同逆。宜廢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後竟廢爲庶人。

又羊祜傳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

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王隱晉書。上與羊

祐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為戰備。唐徐堅初學記引臧榮緒晉書。帝與羊祐謀伐吳。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決勝緣江。地近萬里。

始羊祐謂所親曰。終吾事者。唯張華耳。卒如祐言。

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祐張華與

帝意合。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

舉。預陳至計。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

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

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又裴頠傳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

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

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尙安。庶可優遊卒歲。此謀遂寢。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

又裴楷傳。楚王瑋旣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尙書。足舉

其契無爲復令楷入。

又劉卞傳卞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頗聞卞言。乃遷爲

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卒。

北堂書鈔引王隱晉書語較詳

又武陵莊王澹傳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俶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酗酒如此。

又荀勗傳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

唐李

善文選注引王隱晉書略同

又馮統傳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



懷慚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尙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

〔又賈充傳〕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總統六師。充慮大功不捷。表陳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預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

〔又賈謐傳〕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賈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等。皆從謐議。謐重執奏戎。

華之議。事遂施行。初充伐吳時。常屯軍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夢見充引入一逕。驚覺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閒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

又賈模傳。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又楊珧傳。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

申理而賈后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又魏舒傳〕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

〔又王濬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願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為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

分命諸方節度。太平御覽引虞預書。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賤絹萬疋。其餘莫得此比。

〔又王戎傳〕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超元著。

又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改名漢後書奏之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寶錄之風藏之秘府

又溫羨傳先是張華被誅齊王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以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

子內難不預禮非所在。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

又和嶠傳。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

又任愷傳。賈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頤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

又何攀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

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畫進討之宜。北堂書鈔引臧榮緒晉書與此同

又劉頌傳。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尙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

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

又閻纘傳。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今適無狀。尙可禁持。重選師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實。寒苦自立。終始不衰。以爲之保。如此前後左右。莫非正人。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

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

轅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細行。而

慷慨好大節。

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惟閻纘詣東市號哭。弔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按續字  
續伯

〔又束皙傳〕皙博學多聞。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立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皙爲椽。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又愍懷太子傳〕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王戎爲太傅。張華爲少傅。元康元年詔

曰。遹尙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於是使太保衛

瓘息庭。太子少傅張華息禕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

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

引王隱晉書略同

賈后將廢太子。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

岳作書草。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曰。遙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

又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

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

辟為祭酒。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

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唐李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機與弟雲勤學。積

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以文錄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

又陸雲傳。雲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



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日。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吾彥傳。吾彥。吳郡吳人也。吳亡。彥始歸降。武帝嘗從容問孫皓。所以亡國。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天祿永終。所以爲陛下擒。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又楚王瑋傳楊駿之誅也。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狼戾不可大任。瑋甚忿之。遂勒本軍矯詔收亮瓘殺之。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驕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窘迫不知所爲。遂斬之。

又趙王倫傳。倫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尙書。張華裴頌固執不可。又求尙書令。華頌復不許。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傷太子無罪。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頌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言於倫。倫納焉。倫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頌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

又解系傳及張華裴頡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害之。後齊王冏起義時奏曰：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頡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

姓憐之。

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解系與孫秀不協。秀誅張華。陷毅系。并欲誅系弟結。梁王彤救之。秀曰：我于水中蟹尚惡之。况其兄弟耶。

又孟觀傳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士卒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啟觀討之。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羗。

又牽秀傳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遂坐

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

又皇甫重傳性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

又索靖傳靖少有逸羣之量。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對策高第。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

又成公簡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

又劉喬傳初嵇紹爲齊王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

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公何獨加敬於紹。罔乃止。

又劉弘傳。弘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甚有威惠。爲幽朔所稱。

又陶侃傳。廬江太守張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

又薛兼傳。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

金也。北堂書鈔引丹陽薛錄。太平御覽引何法盛晉中興書。皆與此略同。

又劉隗傳。隗伯父訥。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

夷甫太鮮明。樂彥甫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又卞壺傳。父粹。以清辯鑒察稱。惠帝初爲尙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壺弱冠有名譽。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

又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崧乃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

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又陳壽傳。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遷壽爲長廣太守。

啓轉中書郎。荀勗黨疾壽。華語吏部出爲長廣太守。

藝文類聚引王隱晉書壽與張華友善。華垂當

又李密傳。密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

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又嵇紹傳。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鞏。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

其爵位。理其無罪。

王鳴盛十七史商權歸生同謀。羽父始亂。豈可以例張華。紹之引經非也。廷琳按司空被難後。紹曾占其奴婢。大

爲劉喬所譏。故此甘作違心之論。而不顧所比附經義之謬妄。語云。僂人必於其倫。若紹之所僂。亦可謂不倫甚矣。

又劉沈傳。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



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稱。

又韋忠傳家貧藜藿不充。裴頌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頌慾而無厭。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成公綏傳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六臣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

也。少有俊才而口吃。辭賦壯麗。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爲中臺郎。

又左思傳思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及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

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唐虞世南

北堂書鈔引臧榮緒晉書左思三都賦成人未之重。張華見而咨嗟。深贊之。兼作序。都邑豪貴競相傳寫。都下紙貴。

又褚陶傳。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

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

公但未觀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

不匱矣。梁劉孝標說新語注引褚氏家傳略同

又范喬傳。喬稟德真粹。儒學精深。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

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

又魯勝傳。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

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勝字叔時。以歲日望氣

乃長嘆。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敬之。欲用之。遣二子喻意。遂不動。

又霍原傳。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及劉沈爲國大中正。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

又劉聰載記。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

又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

又苻堅載記。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

國朝文獻通考  
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

〔三國蜀志〕楊戲傳：裴注：戲同縣有李密者，字令伯，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一年去官。

〔又〕吳志：大帝傳：裴注引文士傳：鄭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

〔又〕魏志：盧毓傳：裴注引虞預晉書：盧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又〕引晉諸公贊：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高朗經博，有美

於華起家太子舍人。藝文類聚引此贊經博作傳經

藝文類聚引晉諸公贊疎准為中書令。張華為監。准與華俱處

機密。而准崇之。每至宣日有詔書無大小輒先示華。了不厝意。

華得詔書不以示准。按疏准當即前之陳準

北堂書鈔引臧榮緒晉書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機符朗徹吳

平光祿大夫張華辟為祭酒。

又引王隱晉書傅咸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張華建議起為

司隸校尉。

太平御覽引張華別傳。駕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

行。掌軍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初學記〕引王隱晉書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戶畫地成圖。

〔開元占經〕引王隱晉書華少子暉曉仰占云中台拆內懼勸華遂遜位華言余惟修德以應之耳。

〔晉庾翼晉陽秋〕張華將死中台星遂拆太元中復還合正太傅謝安爲相所致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諧隱篇〕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與。

〔又時序篇〕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

橫錦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梁鍾嶸詩品。晉平原相陸機詩。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

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見文心雕龍聲律篇

宋張景醫說引徐廣晉紀。張茂先學業優博。辭藻溫麗。精於經

方本草診論。工奇理料多效。

後魏陽銜之洛陽伽藍記。洛城東陽門內暉文里。趙逸云。暉文

里是晉馬道里。其中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

宋劉敬叔異苑。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

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又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

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又。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又。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又。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又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又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答曰。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鸚所搏。教其啄鸚脚。僅而獲免。

又陸機嘗餉張華鮮。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非常。乃以作鮮。過美。故以相

獻。

又晉中朝武庫內封閉甚密。忽有雉雌。時人咸謂爲怪。張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即使搜庫中。雉側果得蛇蛻。

又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又諸名士共至洛水戲。劉孝標注。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褻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云云。還

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盡

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箸。

又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

劉注：思別傳曰：思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

時人互有譏

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又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又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

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駸駸。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劉注。荀氏家傳曰。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旨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按鳴鶴名隱。

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陶氏叙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

又引文士傳司空張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

明陳士元名疑晉侍中張華。慕容垂之將。亦有張華。

清顧炎武日知錄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晉張華封壯武侯。

清錢大昕疑年錄張茂先享年六十九歲。生魏明帝太和六年壬子。卒晉惠帝永康元年庚申。

清桂馥札樸。余油紙百翻。越歲取用。皆有火炷小孔。友人言其油衣亦自焚。案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緒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宏恕焉。

秦王嘉拾遺記。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搃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莖。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羗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

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盞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羗所說之驗。

〔又〕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蘖出西羗。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蘖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鷄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鷄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閩里歌曰。生得醇酒消

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

〔晉陶潛搜神後記〕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碁者口。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

依初學記增之字

此仙館大夫。

初學記無大字

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按初學記

引此條謂出劉義慶世說今世說本無此條

元伊世珍瑯嬛記引玄觀手鈔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



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唐徐堅初學記〕引雷次宗豫章記。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占者以爲吳興。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此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邀宿。屏人問孔章曰。唯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遂以爲酆城令。掘得二劍。

宋吳淑事類賦注引豫章記雷煥掘地得干將莫邪二劍煥以一與華留一自佩張華遇害其劍飛入襄城水中至後煥死其子佩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入水中使人沒水求之見二龍相隨而逝

宋劉義慶幽明錄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將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問詣九處名以求住答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

處地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晉〕干寶搜神記。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知瓊。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作夫婦。經七八年。太康中猶在。張茂先爲之作神

女賦。廷琳按神女賦乃晉張敏作。此謂茂先。當係干令升誤記耳。

〔又〕張華。字茂先。晉惠帝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

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

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眞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宋劉阜青瑣高議。晉時有客艤御溝岸下。夜將半。有人切切語。言客望之。乃一狐坐於華表柱下。狐云。吾今已百歲矣。所聞所見亦已多矣。日將謁丞相張公。華表柱忽發聲云。張華相公。博物洪慎。勿去。狐云。吾意已決。柱曰。汝去他日無累老兄。狐乃去。客爲丞相公。乃是表親。不知相公。一日見有若士人者謁張公。既坐。辯論鋒起。往往異語出於義外。公歎服。私念此乃秀民。若居於中。豈不聞其名乎。此必怪也。乃呼吏視之。云。汝爲吾平人。津岸東南角華表枯木。其人已變色。少選將至。公命視之。其人惶愧下階。化爲老狐竄去。客乃出謂公曰。向宿于橋旁。已聞呱呱不原缺五字入火焚燒柱。而狐何故化去。公曰。惟怪知怪。惟精知

精茲已百餘歲矣。焚燒其柱。字缺一柱之言。其狐乃化去也。即知

狐之爲怪。並今日也。議曰。妖怪之變化。其詳論足以感人。自非

博物君子。孰能知之。

案此條多訛誤難讀

清周濟晉略張華傳論華以才智功名見忌。苟勛既退。免矣。乃復起家任政。終以附賈致敗。然而元康以來。中間八九年。天下無事。民之飽食安居。獲歿牖下者。蓋已多矣。華雖湛族。舉世賴之。

廷琳按我縣張司空協謀羊村。翊贊平吳。偉績豐功。隆於典午。及出鎮幽朔。士馬精強。戎夏懷服。其文武才用。倜乎遠矣。迨後檣柱於閭主虐后之間。忠藎篤誠。天下隱被其

福而宏獎士類。拔茅彙征。尤得古大臣以人事君之誼。語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休休有容。以能保子孫。黎民司空有焉。乃古今論者。不加詳考耳。食晉韋忠華而不實之妄言。以相輕詆。豈篤論哉。又司空博物多聞。世無倫比。六代以來。往往以幽怪無稽之語。託之司空。此編所錄。如搜神記等書。大率皆誕妄不經。未足深信。而以其爲古人記載。且久成爲故實。文人徵引者多。故備列焉。



